

# 俄罗斯干预独联体地区冲突的情感因素分析\*

杨 雷 刘雨喆

**【内容提要】**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多次干预独联体地区冲突，但其干预方式和结果却存在一定的差异。传统国际政治观点认为，情境压力对于政治行为的影响居于首要。这一点在俄罗斯干预克里米亚和乌东两州的不同方式上得到体现。政治心理学认为，情感对政治行为有驱动作用，在情境压力的影响下形成政治行为。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的政治情感主要有眷恋之情和不安全感，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以及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俄罗斯的干预行为所受影响不同。具体而言，在情境压力不变的情况下，当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的眷恋和不安全感都较强时，它倾向于武力干预；当眷恋只有中等强度，而不安全感较强时，也倾向武力干预，但会受到情境压力的很强制约；当眷恋只有中等强度，且安全感较弱时，则倾向调和斡旋；当眷恋较弱而不安全感较强时，倾向调和斡旋；而当眷恋和不安全感都较弱时，进行干预的动机不足，则选择搁置。在俄罗斯对纳卡冲突、格鲁吉亚冲突的干预案例中，情感影响俄罗斯干预行为的生成机制得到验证。

**【关键词】** 俄罗斯外交 独联体冲突 政治情感 政治干预

**【作者简介】** 杨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刘雨喆，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本科生。

对独联体国家的重视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特征。经过数次修改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始终将独联体视为俄罗斯核心利益的汇集区、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普京出任总统后，俄罗斯更加重视独联体地区，优先发展与

---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与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的对接路径及其发展趋势研究”（项目编号：17BGJ034）的阶段成果。

独联体国家关系。由于历史、民族、文化、经济等矛盾，独联体各地区存在着较多的历史遗留问题，加上北约东扩、俄美竞争加剧，独联体受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渗透和施压，各种矛盾和冲突在独联体各国引发不同形式的危机。为了维持俄罗斯的政治稳定、确保独联体作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冲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干预。从1991年至今，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冲突的干预已有多次，但是历次行动都有程度不同的差异。那么，它们之间的共性和区别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差别？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俄罗斯的独联体政策。

## 一 问题的提出

独联体是苏联解体的产物，被俄罗斯视为特殊势力范围。这里民族问题突出，宗教矛盾尖锐，领土纠纷和主权争议经常引爆地区冲突。在安全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俄罗斯通常选择干预。从干预的行为和结果来看，在不同的冲突、不同时期的同一冲突、同一冲突的不同地区中，俄罗斯干预的方式有所不同，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在国内学术界，现有关于独联体地区冲突和俄罗斯干预行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两类：一是分析单个冲突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发展过程及其影响<sup>①</sup>，二是关于俄罗斯独联体外交政策的演变、趋势或评述<sup>②</sup>。能够将二者相结合、集中比较分析俄罗斯干预独联体地区冲突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基于大国博弈视角，认为俄罗斯干预冲突的行为具有防御性，其目的在于消除西方势力的渗透，避免给自身利益带来损害，并以此打击独联体国家的离心倾向。该视角将俄罗斯介入独联体冲突的行为置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地缘政治博弈的背景中，以此分析俄罗斯干预行为的动机<sup>③</sup>。尽管大国博弈的视角可以宏观地解释某一阶段俄罗斯干预行为的总体态势，但无法把握其干预不同冲突的规律性。其二，通过地区研究来剖析俄罗斯干预行为的具体生成。以地区研究作为切入点剖析俄罗斯的

---

① 柳丰华：《乌克兰危机：内因、大国博弈因素与前景》，载《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3期；黄登学：《俄格冲突的影响探析》，载《国际论坛》2009年第1期；苏萌：《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纳卡冲突分析》，载《现代军事》2016年第6期等。

② 李兴、王心怡：《俄罗斯独联体政策论析》，载《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4期；柳丰华：《普京时期俄罗斯的独联体政策》，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5期等。

③ 刘治东：《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冲突的干预问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毕业论文。

干预行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现有的研究无法提炼出适用于俄罗斯干预不同冲突的因果机制，难以把握俄罗斯干预行为的差异性，但它们为我们理解俄罗斯干预行为提供了一个关键点：俄罗斯的行为选择涉及其与该地区的联系。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1）从战略利益的角度分析为何俄罗斯在纳卡冲突中扮演调停者角色<sup>①</sup>；（2）在地缘政治的框架下分析俄罗斯通过直接打击格鲁吉亚抗击西方战略挤压的考虑<sup>②</sup>；（3）从心理动机的视角探讨俄罗斯并入克里米亚的原因<sup>③</sup>。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构建普遍性的解释框架提供了思路。

总体而言，在回答“俄罗斯干预独联体地区冲突行为之间的共性和区别”问题时，现有的研究成果存在着局限性，难以解释在不同的冲突、不同时期的同一冲突、同一冲突的不同地区中俄罗斯采取差异性干预方式的原因。基于此，本文尝试构建新的解释框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俄罗斯干预独联体地区冲突行为的生成机制。本文从政治心理学入手，引入政治情感的分析逻辑，理由如下：一方面，在《国家的性格》中，安吉洛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其特质、行为以及态度<sup>④</sup>。俄罗斯地处东西方交界处，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俄罗斯有着自己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也有着特殊的国民性格、政治认知和情感。另一方面，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文学科不仅可以使人们将目光投射到国家，还可以使人更加关注“有复杂文化背景的国际事态当事者”<sup>⑤</sup>。而文化背景越复杂，其心理越难以捉摸，行为越难以判断，俄罗斯与独联体地区之间的关系就处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因此，从政治心理学出发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国家的行为，预测国际事务的发展前景，提高我们的判断力和洞察力。

本文分析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的政治情感，并将政治认知理论应用于俄罗斯干预独联体地区冲突的行为，以此考察因变量——俄罗斯干预行为的差异和生成机制。我们将国家拟人化，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情感等同于外交决策者个人的情感，以克服内部多元性的干扰，维护情感的一致性，简化研究过程。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俄罗斯干预行为作为因变量设计模型，将自变量确定为不安全感 and 眷

① 贾迎亮：《纳卡冲突的历史、症结与影响》，载《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李卓：《俄罗斯与南高加索三国关系探究》，载《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1期。

② 张耀：《俄格冲突：地缘政治框架下的分析》，载《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6期。

③ 曾向红：《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心理动机研究——兼论对中国独联体地区外交的启示》，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1期。

④ 参见〔美〕安吉洛·M. 科迪维拉：《国家的性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⑤ 冯绍雷：《乌克兰危机的人文透视——读〈乌克兰：沉重的历史脚步〉有感》，载《俄罗斯研究》2005年第1期。

念之情。尽管这两个因素在俄罗斯外交决策中可能不起核心决定作用，因为从主观认知到实际政策还要经受更多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对自己能力的判断，也就是常说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承认，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而言，对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的考虑往往比情感因素更重要，但是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本文从政治心理学角度揭示俄罗斯外交决策的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意义，它解释了俄罗斯干预独联体冲突的政治心理决策依据。

## 二 情境压力与干预行为

在俄罗斯干预行为的外交决策影响因素中，存在情境主义和情感主义两大类因素。相比较来说，情境压力比起政治情感对俄罗斯干预行为的影响更大，在情境压力的更大影响下，即使情感能够影响主体处理信息和采取某些行为的倾向，但是在不同的环境下，俄罗斯决策者对于情感向行为转化的过程存在不同的选择。很明显，行为不但受到情感的影响，更会受到其所处环境的巨大影响。“国际关系的所有成熟理论都代表着情境主义者的某种响亮的理论版本。”<sup>①</sup>特别是新现实主义理论更是如此，因此国际政治学强调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家综合实力对国家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在本文中，我们用心理学的概念情境压力来代替国际体系和国家实力的概念。按照政治心理学的理论，情境压力包括环境效果和社会规范<sup>②</sup>。当情境压力大于情感带来的动机时，行为的实际表现不会直接体现情感，而是体现为受情境压力的制约。

联系情境压力与政治行为的是政治认知。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对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其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判断和评价，包含着政治认识、政治情感、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四种要素。这四种要素相辅相成、逐级递增，共同促进了政治认知实现过程中教化—内化—外化三个阶段的统一<sup>③</sup>。在认知和行为的联系上，认知的动机理论认为，人的认知不仅可以让人合理评估来自环境的影响，而且具有“刺激、指向、维持和调节的功能”。在情感驱动和情境压力的互动中，人的认知可以形成一个动机体系，由三维动机架构而成，分别为精确性

① [美]戴维·P·霍顿：《政治心理学：情境、个人与案例》，尹继武、林民旺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276页。

② [美]科塔姆等：《政治心理学》，胡勇、陈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0页。

③ 尹继武、刘训练：《政治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

动机、社会关系动机和自我概念动机<sup>①</sup>。温迪·伍德认为，精确性动机主要指权衡利弊、重利轻害；社会关系动机则更关注维护自己在社会中的声誉，希望获得好评、规避惩罚；自我概念动机则趋向于表达自我、保护自我<sup>②</sup>。与此同时，动机体系的结构会随着主体自身、周边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即在不同的情境压力下，主体的动机会发生转移。

俄罗斯对于独联体地区冲突的认知范围主要涉及俄罗斯的内政外交。“内”的涵盖较为广泛，它包括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安全需要、军事实力、社会环境等，“外”则通常表现为本国追求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本国与外国交往的需求、国际体系的压力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情境压力，在动机体系中被评估，推动着主导性动机的形成，影响着俄罗斯干预行为的选择。我们将俄罗斯介入冲突的三维动机具体化：精确性动机即俄罗斯在衡量满足国内利益和应对国际形势方面的成本收益分析，它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社会关系动机主要强调俄罗斯对与其他国家保持良好外交关系以及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追求；自我概念动机则更多体现在俄罗斯对自身安全的重视和自我价值观念的表达。明确这三大动机有利于我们探讨俄罗斯介入冲突的行为。在不同的情境压力下，俄罗斯会根据自己的三维动机，视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干预方式，体现为理性选择。情境压力发挥影响的典型案例是俄罗斯并入克里米亚与干预乌克兰东部地区冲突。

独立后，乌克兰一直在俄罗斯和欧盟之间谋求维持一种政治平衡，亲俄派和亲欧势力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息。2004年、2010年乌克兰两次总统大选中均有俄罗斯与欧盟对乌克兰的争夺行为。2013年11月，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宣布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引发了国内反对派大规模示威游行。2014年2月21日，双方签署和解协定。但是反对派随即破坏和解协定，亚努科维奇出走俄罗斯，乌克兰发生政权更迭。基辅政变的风波蔓延到克里米亚。3月17日，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投，决定加入俄罗斯联邦。3月1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领导人签署《关于接受克里米亚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和建立两个新的联邦主体的条约》。受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的影响，乌克兰东部地区陷入动荡，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爆发民众集会，发起要求独立的全民公投。乌克兰政府军出动，乌内战爆发，俄罗斯军队也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待命。5月12

<sup>①</sup> 尹继武、刘训练：《政治心理学》，第65页。

<sup>②</sup> Wendy Wood, "Attitude change: persuas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51, 2000, pp. 544 - 545.

日，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宣布独立。俄罗斯虽然向它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拒绝承认它们的独立国家地位。直到2017年，俄罗斯仍然只是临时性承认其证件，但不肯承认其主权。在乌克兰政治动荡中，俄罗斯深刻感受到美欧力量渗透造成的威胁，这加剧了其不安全感。俄罗斯人是克里米亚、乌东部两州的主要居民，俄罗斯对他们的眷念之情都很强。在双强模式下，俄罗斯对乌克兰两个地区冲突采取武力干预的概率都很大。但是在情感性质相近的两个地区，俄罗斯的干预政策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为什么在同样的不安全感下，俄罗斯没有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州复制克里米亚模式？

对此能够作出解释的是情境压力的变化：首先，塞瓦斯托波尔军港是决定黑海统治权的标志，是俄罗斯西部地缘政治的核心屏障，在安全感上克里米亚半岛远超作为比邻地区的乌东两州。当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居民向俄罗斯求助，以普京为首的政治精英认为“不能忽视这样的请求，不能让克里米亚的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sup>①</sup>，事实也是如此，合并克里米亚之后，在俄罗斯引发高昂的爱国热情，普京的民意支持率达到空前未有的90%。而在乌东部两州的独立运动中，俄罗斯在得到克里米亚之后，其不安全感已经没有那么强烈。国内要求合并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州的群众呼声并不高，这反映出地缘政治安全上的需求不如克里米亚。其次，刚刚在索契举办完冬奥会的俄罗斯，采取了武力并入克里米亚的干预政策，随即引发美欧的全面制裁。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外交制裁力度空前，几乎切断了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所有合作关系，彻底改变了俄罗斯的国际环境，这些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成本都远远超过了俄罗斯的预期。再次，俄与乌克兰关系陷入敌对状态，势必加速乌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进程，成为北约遏俄的军事前沿。俄罗斯希望继续与欧盟争夺乌克兰，为俄乌关系的转圜保留机会，而保留乌东部两区的未定状态，则可以掌握与乌克兰谈判的筹码，阻断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法律进程（因为北约章程禁止吸纳存在争议领土或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为新成员）。最后，俄罗斯国际形象遭到严重毁坏，对独联体地区的软实力尽失，一些拥有大量俄罗斯人口的独联体国家提高了对俄罗斯干涉本国事务的警惕性，俄罗斯周边局势的发展出现变数。俄罗斯需要在并入克里米亚之后消化一段时间，观察国际和周边局势的走向。

---

<sup>①</sup>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 марта 2014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

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俄罗斯的精确性动机和社会关系动机超过了自我概念动机，开始发挥主导作用，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受情感驱动的干预行为转向重点考虑情境压力影响的对待乌克兰东部两州的理性干预政策。在权衡利弊后，俄罗斯放弃了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复制克里米亚模式的选择，在给予它们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回避公开承认乌克兰东部两州的独立，为自己留下了谈判筹码，为将来拉动乌克兰向东转保留杠杆。

### 三 干预行为的政治情感因素和生成机制

情境压力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一般来说居于首要地位，但是本文主要关注政治情感对于俄罗斯干预行为的影响，所以必须创造一个适合分析情感因素影响政治行为的理想化条件。也就是说，在研究情感因素的作用之前，我们需要设法控制情境压力的影响。如果不将其有效控制，我们将很难创造出“真空状态”，以纯粹研究政治情感对干预行为的影响。在排除情境压力这一干扰变量的条件下，政治情感对政治行为的影响才能够被观察和分析。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实验那样创造一种真空的理想条件，我们只能寻找一些在情境压力不变的条件下政治情感发生变化，并对决策产生直接影响的案例。受条件所限，本文只能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一些情境压力的干扰因素得到有效控制的案例进行分析和检验。

政治行为在主观上是由政治态度所决定的。奥尔波特首先提出政治态度的概念，认为这是一种由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动机所共同构成的心理或生理现象，影响甚至引导了个人对政治目标、政治情境的反应<sup>①</sup>。这三种要素协调一致，是政治行为的准备阶段，是政治心理转化为政治行为的必经阶段。概括而言，认识是情感的基础，意志是情感的加强，三者形成动机倾向，在情境压力下形成行为。因此，为了简化因果分析，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生成机制，本文从多种政治情感中选择不安全感和眷念之情作为两个主要的变量，将二者作为俄罗斯干预冲突的心理动机。二者的不同强度组合导致了俄罗斯干预行为的不同。以此为基础，本文推导出具有解释意义的生成机制，如图 1 所示。

<sup>①</sup> 季乃礼：《政治心理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8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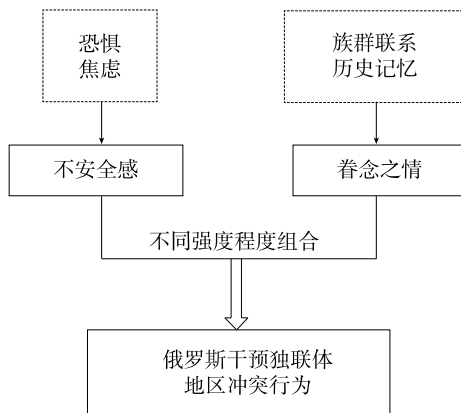


图1 俄罗斯干预独联体地区冲突行为的一种分析框架

### （一）不安全感与干预行为

不安全感，顾名思义，即自身感到不安，从而易对他人的行动产生猜忌，进而产生过激的反应，为干预行为提供动机。这种情感虽为主观知觉，但其对外界和变化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受体系层次的影响较大。不安全感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恐惧和焦虑。

受地缘条件以及自身发展历史的影响，俄罗斯人极其缺乏安全感，容易产生恐惧。起初，俄罗斯土地贫瘠，在刀耕火种的年代，被开垦土地的地力很容易就被耗尽，加之俄罗斯恶劣的气候、不适垦殖的土壤，这使得俄罗斯人需要为寻找一块合适、能生存的土地而不断迁徙，陷入一种不安定的状态。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周围没有自然屏障，俄罗斯经常受到外族的侵袭，例如西方的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北方的瑞典人，东方的蒙古人，于是俄罗斯人总是处于紧张状态。此外，俄罗斯文化是在文明交融中产生的，有着拜占庭文明、东方专制文化等多种成分，这使得它难以获得单一文化的认同<sup>①</sup>，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不时在俄罗斯文化思想中交锋，这导致他们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由此造成俄罗斯人安全感不足。近现代俄罗斯作为被侵略者，在拿破仑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巨大，在俄罗斯人的心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激化了他们内心的不安全感；作为侵略者，他们在不遗余力向外扩张的同时给自己增添了更多潜在的、现实的

<sup>①</sup> 龚洪烈：《俄罗斯外交：历史与现实》，载《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2期。



敌人，激发了他国的仇恨，如此循环，更加剧了俄罗斯人的不安全感。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的地缘安全环境恶化，北约东扩引起了更为严重的危机感。

出于强烈的大国自豪感、民族自尊心和复兴大国的历史使命感，俄罗斯人难以接受日趋下滑的国际地位，产生了较强的焦虑，加剧了不安全感。普京正是代表俄罗斯的强国信念走到了政治前台，其一贯的政治强硬姿态符合俄罗斯民族崇尚强权、焦虑国家地位下滑的心理。在2000年7月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对俄罗斯的未来作了定位，宣称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在2017年的竞选宣言中，普京再次提出“恢复俄罗斯的世界主导地位”的口号<sup>①</sup>。这些政治宣言充分体现了他复兴和建立一个强大俄罗斯的愿望。在俄罗斯民众中，大国观念深入人心。俄罗斯民众坚信弥赛亚意识，即俄罗斯注定要当强大帝国，以担负起作为上帝的选民，拯救全人类的宗教使命。列瓦达中心的民调显示，40%的俄罗斯民众对俄罗斯的历史感到自豪<sup>②</sup>。根据俄罗斯舆论研究中心的民调，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已是一个强大的国家，35%的人相信它能在未来很短的时间内发展为强国<sup>③</sup>。对辉煌历史的怀念和强国憧憬使俄罗斯民族难以容忍处于二流国家的地位，对现状的焦虑感不断扩大。

不安全感通常在国际体系各行为体的互动中产生。大国观念是俄罗斯自我意识的一部分，这使得其对自身地位的被认可度极为关注，而独联体地区作为后苏联空间与俄罗斯的大国辉煌时期紧密相连，被俄罗斯视为大国地位的标志。出于复兴大国的动机，俄罗斯把维持和扩大在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力视为其首要的外交任务。当独联体地区发生冲突时，尤其是当冲突中有外国势力的介入时，俄罗斯会将这解读为他国的蓄意挑衅和地缘政治挤压，不安全感加强。

恐惧决定了不安全感的强度，焦虑则决定了不安全感变化的程度，影响着俄罗斯干预行为的具体趋向。当焦虑较弱时，虽然恐惧较强，不安全感转换为行为的动机也较弱；而当焦虑强烈时，即使恐惧较弱，焦虑也会进一步加剧恐惧，强化不安全感转化成行为的动机。

## （二）眷念之情与干预行为

所谓眷念之情，是指一方对另一方产生身份上的亲近感和充满“爱”和

<sup>①</sup> Большая пресс –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20 декабря 2017. [https://russia.tv/brand/show/brand\\_id/35906/](https://russia.tv/brand/show/brand_id/35906/)

<sup>②</sup> Levada – center, National Pride. <https://www.levada.ru/en/2017/05/29/national-pride/>

<sup>③</sup> Граждане сохраняют великодержавный оптимизм//Газета " Коммерсантъ", №85 от 21.05.2018.

“眷念”的依恋之情，进而在意识上要求“关怀”“守护”，这便为俄罗斯的干预行为提供了动机。这种意识的政治色彩淡薄，更多是出于单元层次的，是一种爱乡爱土的地域情感意识，是一种天性自然的感情流露。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的眷念之情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衡量：族群意识和历史记忆。

族群意识可以推动眷念之情的形成。族群通常是指一群人在同一个社会中共享文化，尤其是共享同一语言、世代相承同一文化<sup>①</sup>。族群意识可以催生“内群体”的认同感，这是眷念之情的基础。族群意识伴随着与族群相连的积极情绪，也伴随着对外群的消极情绪倾向，当产生多族群间的冲突时，一方会偏向和维护属于同一群体的另一方。此外，虽然族群意识是一种主观感知，但它是围绕着一系列客观特征而表现出来的，例如民族、宗教、语言等。以民族为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广泛分布在俄罗斯和各独联体国家中。俄罗斯民族是俄罗斯的主体民族，当面对独联体其他国家中的俄罗斯同胞有难时，俄罗斯的眷念之情就会发挥作用。

历史记忆可以提高眷念之情的强度。以克里米亚半岛为例，1954年苏联政府为了纪念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300年将其作为礼物划归给乌克兰管辖，这里是俄罗斯的故土和边疆，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与俄罗斯渊源深厚。普京曾经指出：“克里米亚渗透着我们共同的历史与骄傲”，“这里的每一个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是神圣的，是俄罗斯军队荣耀与勇气的象征。”<sup>②</sup>正是在深刻的历史记忆基础上，86%的俄罗斯公民相信，克里米亚至今仍是俄罗斯的领土，这和克里米亚公投的结果相呼应——92%的克里米亚人支持与俄罗斯合并<sup>③</sup>。可以说，克里米亚是俄罗斯历史记忆和国家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记忆越深刻的地区，俄罗斯越具有强大而持续的眷念之情。

族群意识奠定了眷念之情的基础，历史记忆则影响着眷念之情的强度。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的族群意识越强、历史记忆越深刻，眷念之情就越深厚，反之则越淡薄。这深刻影响了俄罗斯对独联体具体地区的政治情感，从而导致干预行为的不同。

---

① 尹继武、刘训练：《政治心理学》，第218页。

②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8 марта 2014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

③ Там же.

### （三）干预行为的生成机制

俄罗斯干预地区冲突的手段主要有三种类型：武力干预、调和斡旋和搁置。在情境压力维持不变的条件下，当俄罗斯对某一独联体地区的情感非常强烈、非常积极时，情感对俄罗斯行为的影响就非常大，它会偏向冲动行事，不假思索，采取武力干预；而当俄罗斯对某一独联体地区的情感较弱、呈否定性时，它的行为则更多受到情境压力的影响，调和斡旋和搁置更多成为选项。

基于上述分析，俄罗斯对某一独联体地区的不安全感有强、弱两个取值；对某一独联体地区的眷念之情则较复杂，可以分为强、中、弱三种取值。由于当眷念之情较强时，俄罗斯更容易受到情感的影响，冲动行事，且眷念之深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强不安全感的感知，因此不安全感较弱而眷念较强的情况较少存在，而且此时俄罗斯的干预行为也极难预测，故本文将这一组合排除。如此，不安全感与眷念之情的不同取值组合共有 5 组，这 5 种组合对应的干预行为类型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安全感与眷念之情组合

		眷念之情		
		强	中	弱
不安全感	强	A 武力干预 (情感影响大)	B 武力干预 (情境压力影响大)	C 调和斡旋
	弱		D 调和斡旋	E 搁置

由上表可知，如果俄罗斯对某一独联体地区同时具有较强的眷念之情和不安全感，此时它进行武力干预的动机非常强烈（A 组合），如俄罗斯并入克里米亚的行为。如果俄罗斯对某一独联体地区拥有中等强度的眷念之情，当它的不安全感较强时，它就会倾向武力干预，但会受到较大的情境压力制约，从而影响干预的行为和立场（B 组合）；而当它的不安全感较弱时，它则会偏向维持和平，选择调和斡旋的手段（D 组合）。如果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的眷念之情较弱，即使此时不安全感较强，俄罗斯也会倾向调和斡旋（C 组合）；而当不安全感也较弱时，此时俄罗斯实施干预行为的动机不具备，它一般会选择搁置冲突（E 组合）。

上文从理论的层面论证了不同组合的政治情感，即不同强度的眷念之情和不安全感对干预行为的影响，解释了俄罗斯干预独联体地区冲突的行为差异性和复

杂性。下面我们通过具体的案例验证上述假设。

### 1. 相同情境压力下，政治情感不变导致干预模式维持不变：俄罗斯干预纳卡冲突

纳卡地区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位于阿塞拜疆境内，那里人口的80%为亚美尼亚族人。同为外高加索国家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历史上就对纳卡地区的归属存在争议，苏联解体后，冲突演变为战争。由于在纳卡冲突中外国势力的渗透较少，因此俄罗斯在此问题上的安全恐惧程度较低。俄罗斯对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具有不同的眷念之情。由于阿塞拜疆的民族、宗教、文化和民俗都与俄罗斯有着较大的区别，因此，俄罗斯对阿塞拜疆的族群意识和历史记忆都较为淡薄，眷念之情较弱。而亚美尼亚人以信仰基督教为主，不同于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俄罗斯在情感上更偏向亚美尼亚。亚美尼亚周边被伊斯兰国家环绕，历来对俄罗斯存在依赖，成为俄罗斯在外高加索的重要战略支点。相比阿塞拜疆来说，俄罗斯对亚美尼亚的眷念之情更强。由于亚美尼亚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境内有俄罗斯的军事基地，所以俄罗斯的帮助实际上成为亚美尼亚能够支持纳卡地区谋求独立的主要原因。

俄罗斯对纳卡问题的不安全感较弱，在处理纳卡冲突方面主要选择了斡旋和搁置的政策。1992年，俄罗斯倡议成立了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俄美法三国为联合主席国。在此框架下，各方举行了不同级别的谈判。1994年5月，在俄罗斯的主持下，阿、亚与纳卡三方谈判，签署停火协议，但是这并未解决纳卡地位问题。在这之后，明斯克小组提出一系列冲突解决方案，包括亚美尼亚从纳卡以外的阿塞拜疆被占领土撤出后再谈判、纳卡和平三原则<sup>①</sup>、分阶段解决方案、一揽子解决方案、“共同国家”方案等，都遭到了当事者一方或双方的反对，纳卡冲突长期没有进展。直到2008年11月，俄、阿、亚三方签署和平解决纳卡问题的声明。俄罗斯的政策也转化为搁置政策。

2014年7月，纳卡地区再次发生冲突，造成多人死伤。此时美欧等国以乌克兰危机为由对俄罗斯采取全面制裁，对纳卡问题也加大了关注的力度。但是由于外高加索国家并非欧盟核心利益区，其对俄并未制造更大的压力，所以俄罗斯保持自信，不安全感并未强化。为了应对欧盟方面的关注，俄罗斯采取主动，再次实施调和斡旋的政策，2014年8月，普京邀请阿亚两国总统在索契会晤，谋求化

<sup>①</sup> 即尊重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领土完整，给予纳卡高度自治地位，保证纳卡及其人民的安全。

解冲突。2016年双方冲突再起，俄罗斯继续要求双方停火。普京强调俄罗斯将尊重国际冲突解决的通用方式，并利用自己与两国的特殊关系，推动问题的解决。由于亚美尼亚暗地得到俄罗斯的军事支持，阿亚两方的交火并不利于阿塞拜疆一方。鉴于军事实力对比悬殊，阿塞拜疆不得不接受俄罗斯的停火建议。在俄罗斯的斡旋下，阿亚两国同意缓和纳卡局势，通过谈判等和平途径解决冲突。纳卡冲突再次进入被冻结的状态，离全面解决遥遥无期。俄罗斯则借助调停者的地位，始终掌控着外高加索地区局势的走向。无论是调和斡旋，还是搁置政策对于俄罗斯都是较为有利的选择，俄罗斯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保持不变，这是因为外高加索地区的情境压力至今未变，而俄罗斯对阿亚两国的政治情感也维持稳定。俄罗斯干预类型如表2所示在C和E之间调整：

表2 不安全感与眷念之情在纳卡问题上的体现

		眷念之情	
		弱	
不安 安全感	强	C 调和斡旋	
	弱	E 搁置	

## 2. 相同情境压力下，政治情感变化导致干预模式的变化：俄罗斯干预格鲁吉亚冲突

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原来是格鲁吉亚治下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这两个地区比邻俄罗斯边境地区，90%以上的人口是俄罗斯族，与俄罗斯关系极为密切。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国内的民族矛盾愈加严重，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纷纷要求独立，冲突随之爆发。起初，在俄罗斯的干预下，1992年冲突各方就和平解决问题达成共识，签署了一系列包括停火、建立维和部队和成立监督委员会的协议。1992年6月，俄、格和南奥塞梯、北奥塞梯四方达成停火协议，组成混合维和部队。由于格鲁吉亚反对俄罗斯军队进驻阿布哈兹，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的冲突到1993年初仍旧时断时续。1993年9月，阿布哈兹向格鲁吉亚政府军发起进攻，俄罗斯对阿布哈兹发出口头警告，并没有采取干预行为。直到格鲁吉亚同意加入独联体并允许俄在格境内驻军时，俄罗斯才出面进行干预，向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分别派出维和部队，平息了冲突。1994年5月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达成停火协议，俄军以独联体维和部队的名义进驻阿布哈兹。至此格鲁吉亚冲突第一阶段结束。2004年1月亲西方的萨卡什维利当选总统后，格鲁吉亚对俄罗斯的离心

倾向不断扩大。从2006年开始,俄格关系急转直下,在能源、经济和军事议题上,尤其是在要求俄罗斯撤出驻扎在冲突地区维和部队的问题上,两国矛盾加剧。俄方表示不会对格鲁吉亚出兵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袖手旁观。2008年8月8日,格鲁吉亚率先向南奥塞梯发起进攻,俄罗斯立即介入战争,格鲁吉亚冲突在第二阶段演变为俄格战争,格鲁吉亚军队惨败。2008年8月12日冲突各方签署了六项原则协议。8月26日,俄罗斯公开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独立。9月2日,格鲁吉亚与俄罗斯断交,9月12日退出独联体。

由于外高加索地区位于欧亚内陆,外部力量介入很难,冷战结束至今,这一地区的客观情境压力对于俄罗斯来说较为稳定,可以视作不变。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与俄罗斯关系密切,俄罗斯对这两个地区的族群意识较强,其眷念之情在中等强度以上。在同样的眷念强度、同样性质的地区冲突下,俄罗斯为什么在1993年选择搁置和调和斡旋,2008年则采取武力干预呢?依据上文的分析框架,导致俄罗斯干预格鲁吉亚冲突行为差异的原因是不安全感的变化。90年代格鲁吉亚境内的冲突只是内部冲突,并没有外部势力的渗透。这一冲突不但没有冲击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地位,反而为其在该地区发挥影响力提供了平台。通过搁置、调和斡旋,俄罗斯充分展现了其在独联体地区的优势地位,有利于它规制和拉拢格鲁吉亚,推行独联体一体化政策。在这一时期俄罗斯的不安全感较弱。2004年依靠“玫瑰革命”上台的萨卡什维利总统开始推行反俄政策,明确提出“加盟入约”的目标,俄罗斯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对其加大遏制政策的后果,感到了强烈的不满和恐惧。普京在2007年2月10日的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表示:“北约扩大进程显然与组织自身的现代化或保障欧洲安全没有任何联系,相反,这是降低相互信任水平的严重挑衅行为。”<sup>①</sup>面对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施压、北约和欧盟不断东扩的态势,俄罗斯“自觉已被边缘化,且自身的关切被忽视”<sup>②</sup>,焦虑感逐步升级。俄罗斯认为引发2008年格鲁吉亚冲突的民族主义是西方力量渗透的结果,强烈的不安全感促使其采用武力手段干预冲突,肢解格鲁吉亚的结果使其不再符合加入北约的基本条件。表3表示了俄罗斯由D向B干预模式的转变。

<sup>①</sup> 普京:《打破单极世界幻想,构建全球国际安全新结构在慕尼黑安全问题会议上的讲话(2007年2月10日)》,载《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7页。

<sup>②</sup> Lawrence Freedman, “Ukraine and the art of Crisis Management”, *Survival*, 2014, 56: 28.

表3 不安全感与眷念之情在俄格关系上的表现

		眷念之情	
		中	
不安 全感	强	B 武力干预	
	弱	D 调和斡旋	

### 3. 小结

上述案例分析说明，在情境压力维持不变的条件下，情感因素的变化对俄罗斯的干预行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与理论分析的结果相符。在俄罗斯干预纳卡冲突的案例中，由于政治情感始终没有出现明显变化，因此俄罗斯的干预方式也在调和斡旋与搁置之间摇摆。可以预期，如果未来阿塞拜疆加快向美欧靠近，采取实质性的反俄政策，那么俄罗斯在不安全感升高的情况下将会调整其干预政策，采取武力干预的手段，将纳卡地区甚至更大的地区从阿塞拜疆领土中肢解出来。正如俄罗斯干预格鲁吉亚的案例，在不安全感逆转的背景下，由调和斡旋、搁置转向武力干预，以有效地反击美欧的渗透。

##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承认客观的情境压力对于俄罗斯外交政策发挥主要影响的前提下，从政治情感的视角出发，运用政治认知理论，从不安全感和眷念之情两个角度解析俄罗斯干预独联体地区冲突的行为差异，以此建立其情感和行为之间的联系，提出了影响俄罗斯干预行为的政治情感模型。主要的结论如下：

第一，情境压力对于俄罗斯干预政策的选择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情境压力不同的情况下，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和乌东部两州的冲突采取了不同的干预政策。未来随着情境压力的变化，俄罗斯对于乌东部两州也有可能调整干预政策。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安全受到直接威胁，民意高涨，不排除俄罗斯会在极端失望中在乌东部地区复制克里米亚模式，以筑起牢固的安全缓冲带。

第二，在情境压力基本维持不变的前提下，本文的政治情感模型在判断俄罗斯干预行为的战略选择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关于政治情感的分析揭示了俄罗斯对独联体地区的认知，这些认知在具体的情境压力下，影响和塑造着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目前，独联体地区的很多矛盾依旧没有得到解决，美欧在削弱俄罗斯

的战略目标下继续寻找遏制俄罗斯的机会，俄罗斯的独联体政策继续面临考验。经过 20 多年的恢复，俄罗斯大国复兴的愿望更趋强烈，在与西方关系恶化的趋势下，焦虑感加倍，其不安全感达到新的高度。在独联体国家离心倾向加大的悲观预期下，俄罗斯对这些国家的眷念之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情感因素深刻影响着俄罗斯在未来干预模式的选择。

第三，本文提出的政治情感干预行为模型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现实中其他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也在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在本文中被概括为情境压力，单纯依据政治情感的强度组合很难预测俄罗斯的干预行为。所以在预测中，我们需要明确情感因素在影响俄罗斯外交决策中所处的非决定性位置，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参考性因素。我们不限于文中所涉案例，还分析了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干涉的所有其他案例，未发现明显证伪的现象。尽管如此，本文属于事后解释，因此在案例分析中很可能会忽略其他更为重要的线索。由于尚无解密的档案资料，我们也无法对俄罗斯政治决策过程进行详细分析。此外，眷念之情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加强不安全感的感知度，所以在不安全感较弱而眷念之情较强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干预行为也难以预测。这些问题和不足还需要我们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去挖掘和完善。

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独联体外交和推动中俄关系发展得出一些启示。伴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国不可避免地会与独联体国家进行多方面的接触，这必然会触及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在不安全感上带给它压力。如果俄罗斯反对和排斥中国在该地区事务的开展，那么这不但会使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举步维艰，也不利于中俄关系的良性发展。因此，为了更好地维护中俄友好关系，同时推进“一带一路”，中国不仅要从世界局势、自身国情出发对“一带一路”进行规划和研究，也要从俄罗斯的视角看问题。

通过研究俄罗斯在历史、经济、文化方面同独联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将俄罗斯对各独联体国家的眷念之情分为强、中、弱三个层次，其中俄罗斯对白俄罗斯、克里米亚、哈萨克斯坦的眷念之情最强，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乌克兰、摩尔多瓦次之，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较弱。在不安全感上，也可以按照每个独联体国家与俄罗斯在地理上接壤与否、战略位置的军事重要性分为两类。其中，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克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居于第一类，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摩尔多瓦属于第二类。如表 4 所示。中国在处理与俄罗斯的眷



念和不安全感双强的国家和地区如白俄罗斯、克里米亚、哈萨克斯坦时要较为谨慎，而对于俄罗斯对其眷念和不安全感双弱的国家，如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则可以大胆介入，全面发展各种关系。

表4 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眷念之情与不安全感

		眷念之情		
		强	中	弱
不安 全感	强	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克里米亚（武力干预）	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调和斡旋或武力干预）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调和斡旋）
	弱		摩尔多瓦（调和斡旋）	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搁置）

在处理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上，为了减少俄罗斯的不安全感，中国可以：

- （1）选择适合的议题切入，不触碰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以减少它的恐惧；
- （2）细化方案的内容，明确项目的解决路径并加紧落实，打消俄罗斯的疑虑；
- （3）将自身的战略追求与俄罗斯的战略追求相结合，进一步消除俄罗斯的疑虑，例如“一带一盟”对接、深化和扩大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合作等；
- （4）通过项目的开展和建设帮助俄罗斯修复其在独联体地区的优势地位，减轻其不安全感，增强其合作的意愿。从眷念之情的角度出发，中国可以给予俄罗斯政治上的支持，尊重其对独联体国家的情感。例如，在乌克兰危机中，中国主张这一问题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采取中立政策。在西方制裁俄罗斯的背景下，中国通过扩大经济合作帮助了俄罗斯。中国尊重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主导地位，这有利于减少俄罗斯的猜忌，有利于中国在独联体地区顺利开展项目。

（责任编辑 张红侠）